

俞敏洪的成長故事：每個階段都不是那麼平坦和順利

在中國的年輕人當中，祇要是曾經有過留學夢想的，就沒人會不知道新東方英語。知道新東方英語的人，就一定知道俞敏洪，新東方英語的創使始人。

俞敏洪可以被定義為一個教人如何考試的人。同樣，他自己也經歷過很多考試，三次高考才考入大學，工作之後被單位處分，新東方創業之初，經歷了百般磨難。如今，在新東方成為一家上市公司之後，俞敏洪最大的理想是辦一所中國最好的私立大學。

在接受央視〈人物新周刊〉的採訪時，俞敏洪給自己的每個人生階段考試都祇打6分。他說，6分是及格分，如果沒有及格，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發展，但自己的每個階段又都不是那麼平坦和順利。

從常熟師範到北大
前兩次參加高考時，俞敏洪的英語成績分別祇有33分和55分，而那時他的目的也祇是想到常熟師範學校去讀個大專，就連這樣的原望最後也沒有達成。就在他幾乎準備放棄時，縣政府辦了一個補習班，請來一位曾經培養出北大學生的老師來給學生補習英語，俞敏洪由與成績不夠，因而落選。後來，他的母親祇道了這件事，居然找到從教育局到江陰一中的所有相關人員，最後求他們給自己兒子一個機會。俞敏洪記得特別清楚，~(母親從城裏回來的時候，剛好下大雨，從城裏走到村裏全是小路。母親回來的時候渾身是泥，因為她摔在溝裏好幾次)。看到這個場景，俞敏洪產生了一種感覺，自己第三年是

不可能不上大學的。

進了補習班之後，俞敏洪一改往日的自卑，被選為班長，並且努力而勤奮地學習。俞敏洪說~(當你覺得拼命是一種快樂的時候，你的學習成績不太可能上不去。)後來，俞敏洪的高考總分和英語分數都超過了北大錄取分數線。

從北大畢業後，俞敏洪留校當了老師，而且一幹就是7年。在北大任教的那段時間，他身邊的朋友和同學大多留學到美國或加拿大。雖然俞敏洪心裏也有些落差，但却未流於表面。可是俞敏洪的妻子覺得被人落下了，便時常在他耳邊嘮叨。俞敏洪調侃道~(女人的溫柔和男人的能力是完全成正比的。男人能力好了以後，女人一定溫柔。男人能力差了以後，她就一定會變的強悍。所以我跟我老婆的關係經歷了溫柔的戀愛，強悍的婚姻，最後又變成了溫柔的家庭。)他覺得，作為男人是應該努力一些。

俞敏洪也曾作過出國的努力，在三年半的時間內，有七八所大學給他寄來錄取通知書，甚志有學校給他一個四分之三獎學金，但最終都因為經濟的原因未果。後來，俞敏洪因為自己考過了托福和GRE，就參與了一所民辦的講課輔導，因而被學校嚴厲批評記過并在閉路電視上播放，成為校內的(知名人物)。由于在外面講課拿到的工資比教書要多，俞敏洪決定離開北大。

拿命換來的新東方

若問起俞敏洪最喜歡什麼？

電線杆一定是其中的答案之一。當年新東方剛剛創建的時候，為了宣傳，他常常在電線杆上貼招生廣告，結果是被居委會大媽一個個搥掉。發現這個是不正當的渠道後，俞敏洪就帶人去把自己貼的廣告搥掉，居委會大媽看這個人挺實在，還幫着他們講廣告貼到廣告欄裏。

1993年的時候，俞敏洪的學生越來越多，結果其他的英語培訓機構的學生開始減少。每到老俞在廣告欄貼廣告的時候，總有人在旁邊等着撕新東方的廣告，有一次甚至用刀將一名員工捅進了醫院。俞敏洪祇能去求助警察。當時大概來了六七位警察，他也不知道該講什麼，祇有一杯接着一杯的喝酒，半小時不到，一斤多五糧液就喝了進去。結果，俞敏洪被送到了醫院，差一點兒就沒命了。一位警察在病房裏和他說，祇要他不做違法的事情，在海灘區，新東方不會有任何問題。~(這是拿命換來的。)俞敏洪說。在民警與教育局的協調下，新東方終於在廣告欄上有了自己的一快地方，還是最下面的不起眼的角落。

後來，俞敏洪開始做免費講座，因為這種宣傳方式與別人無法模仿，也不能阻繞。第一次講座，他預計能來50人，就租了一個小學教室，結果來了500人。沒辦法，俞敏洪祇能把學生叫到操場上，在黑暗中給學生講了一個多小時。一段時間後，北京圖書館的那次講座讓俞敏洪難以忘懷。1993年的一個寒冷的冬天，俞敏洪租了北京圖書館的報告廳，結

果拉了4000人。1200人進場後，外面的兩千多名學生很憤怒，又是推門，又砸玻璃。整個紫竹院的幾十個警察全部出動維持秩序，學生仍然不買帳，把警察推開繼續推門。

在禮堂裏面的俞敏洪決定親自出去平息學生們的怒氣，警察說你出來學生就會把你撕碎了。俞敏洪還是走出大門，裏面交給同事代講。他站在一個大垃圾桶上，祇穿了一件襯衫，說大家安靜一下，俞敏洪在外面講了一個半小時，原本很憤怒的學生也被他的演講吸引，有的學生把身上的大衣脫下給他穿。講完後，派出所就把俞敏洪帶走了，罪名是~(擾亂公共秩序)。

夢想打造中國最好的私立大學

到了1995年，俞敏洪已經能夠有機會出國讀書，但當時新東方的發展越來越好，他開始捨不得這個學校了。俞敏洪是一個喜歡和許多人在一起做事的人，便決定到美國和加拿大請他和大學同學回來一起做新東方。于是，俞敏洪就帶着北京“個體戶”的身份，來到了加拿大，結果最後被俞敏洪游說回來的祇有三個人。

新東方發展起來後，因為父親去世，俞敏洪覺得母親在家裏很孤單，便將她接到了北京。母親到了北京沒事可幹，就常常到新東方來看看，久而久之就和新東方的人熟悉了，有時也會說這說那，別人也得聽，時間一長，就有些幹涉新東方的發展。俞敏洪是個孝子于是便跪下來求母親別再幹涉新東方的事情，這樣母親

才慢慢退出。

有一段時間，由于俞敏洪的朋友學習的都是西方管理文化，而他却成長在中國的傳統社會，于是他和朋友間產生了一些管理上的矛盾。2002年。新東方做出了一個決定，任何人的親屬不得在新東方任職。當時同事們還給了俞敏洪一個特權，因為他畢竟是新東方的創始人。可是極其重視感情的俞敏洪立即表態，將自己在新東方任職的姐夫、老婆的姐夫全部調出新東方。為此，他的母親和老婆半年內沒有理他。結果，俞敏洪通過了人情的考試，2個月內，新東方裏面不再有任何人的親屬任職。

新東方上市之後，俞敏洪被稱為“中國最有錢的老師”，儘管俞敏洪自稱沒有變化，但是和國外的資本家吃早餐，西裝革履地去參加各種會議和講座，自己的各種行動也成了公縱的焦點。俞敏洪過去的梦想一直是環球旅游，現在他的目標則是打造一所中國最好的私立大學。

俞敏洪的人生經歷可以用流傳在新東方裏的一段話來詮釋：世界上如此多的考試，很多考試我們必須參加，無可逃避，否則我們連進門的機會都沒有。但光憑考試，沒有踏踏實實的知識、經驗和智慧，就算你進了門也看不到世界的精彩。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是，自己對自己的考試，如果我們戰勝了自己的缺點和自卑，不管我們有沒有參加考試，有沒有拿到高分，有沒有上大學或者出國，我們都會取得成功。

臺灣作家林海音回憶童年：我的童玩

許多人眼裏，林海音的名字和那部電影《城南舊事》不可分離，小英子的大眼睛和那首李叔同創作的“長亭外古道邊”的歌曲，就是溫婉憂傷的童年的同義語。

林海音，(1918年-2001年12月1日)，原名林含英，小名英子，生于日本大阪，原籍苗栗縣頭份鎮。曾擔任《世界日報》實習記者，主持《聯合報》副刊10年。一生創作了多篇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，產量十分可觀。

其代表作品有《曉雲》、《城南舊事》、《春風》、《孟珠的旅程》，其中小說《城南舊事》(1960年)最為著名。她所創立的純文學出版社(1968-1995)堪稱中國第一個文學專業出版社。

林海音是一位兒女繞膝、賢妻良母型的職業婦女，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，一個職業編輯，一個專業出版人。在臺灣，她被譽為文壇“極為優秀的掌門人”；在內地，她被譽為“兩岸交流的第一批候鳥，兩岸文學界祖母級伯樂式的核心人物”。

她的著作中有一本名曰《生活者林海音》，她是以身為生活者為榮。生活者，用北京話來說就是過日子的人：她學縫紉、打毛衣、學書法、學畫畫、學電子琴、學開車……

不得不說，在一眾“知女”中，林海音是如此另類，又是如此幸運。她有太多的本錢可以安身立命：出生在殷實人家，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在開明的環境和氛圍中成長，聰慧隨和，婚姻幸福。她幸福著，也把幸福和溫暖給予別人。

分享林海音1978年寫的一篇回憶成長經歷的散文：我的童玩

我的“小腳兒娘”

老九霞的鞋盒裏，住着我心愛的“小腳兒娘”，正在靜靜的等着她的游伴——李蓮芳的“小腳兒娘”。

夏日午後，院子裏的榆樹上，唧鳥兒(蟬)拉長了一聲聲“唧——唧——”的長鳴。雖然聲音很響

亮，但是因為單調，并不吵人，反而是媽媽帶着小弟弟、小妹妹在這有韻律聲音中，安然地睡着午覺。祇有我一個人，在興奮地等着李蓮芳的到來——我們要玩小腳兒娘。

一放暑假，我就又做了幾個新的小腳兒娘。一根洋火棍，幾塊小小的碎花布做成的，小腳兒娘，不知道為什麼給我那麼大的快樂。

老九霞的鞋盒，是小腳兒娘的家；鞋盒裏的隔間、家具，也都是我用丹鳳牌的洋火盒堆隔成的。如果是床，上面就有我自己做的枕和被；如果是桌子，上面也有我剪的一塊白布鈎了花邊的桌巾。總之，這個小腳兒娘的家，一切都是照我的理想和興趣，最要緊的，這是以我藝術的眼光做成的。

最讓人興奮的是，中午吃飯的時候，我準備了一個用厚紙折成的菜盒，放在坐凳我屁股旁邊。等爸爸一吃完飯放下筷子離開飯桌時，我的菜盒就上了桌。我挾了炒豆芽兒、肉絲炒榨菜、白切肉等等，裝滿一盒。當然，宋媽會在旁邊瞪着我。不管那些了，牙籤也帶上幾根，好當筷子用。

李蓮芳抱着她的鞋盒來了。我們在陰涼的北屋套間裏，展開了我們兩家的來往。掀開了兩個鞋盒，各拿出自己的小腳兒娘來。我用手捏着祇有一條褲管腳和露出鞋尖的小腳兒娘，哆哆嗦嗦地走向李蓮芳的鞋盒去，然後就是開門、讓座。喝茶、吃東西、聊鬧天兒。事實上，這一切都是我倆在說話。在喝茶、在吃中午留下來的菜。說的都是大人說的話，趣味無窮。因為在這一時刻，我們變成了家庭主婦，一個家的主婦，可以主動、可以發揮，最重要的是不受制于大人。

從六歲到六十歲

舊時女孩的自制玩具和遊戲項目，幾乎都是和她們學習女紅、練習家事有關聯的。所謂寓教育于遊戲，正可以這麼說。但這不是學校的教育課程，而是在舊時家庭

中自然形成的。

我五歲自臺灣隨父母去北平，童年是在大陸北方成長的，已經是十足北方女孩子氣了。我願意從記憶中找出我童年的遊樂，我的玩具和一去不回的生涯。

昨天，為了給《漢聲》寫這篇東西，和做些實際的玩具，我跑到沉陵街去買絲綫和小珠子，就像童年到北平絨綫胡同的瑞玉興去挑買絲綫一樣。但是想要在臺北買到纏粽子用的絲絨綫是不可能的了。我祇好買些粗的絲綫，和穿孔較大的小珠子，因為當年六歲的我，和現在六十歲的我，眼力的使用是不一樣啊！

用絲綫纏粽子，是舊時北方小姑娘用女紅材料做的有季節性的玩具。先用硬紙做一個粽子形，然後用各色絲絨綫纏繞下去。配色最使我快樂，我隨心所欲的配各種顏色。粽子纏好後，下面做上穗子，也許穿上幾顆珠子，全憑自己的安排。

纏粽子是在端午節前很多天就開始了，到了端午節早已做好，有的送人，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來。同時做的還有香包，用小塊紅布剪成葫蘆形、菱形、方形，縫成小包，裏面裝些香料。串起來加一個小小的粽子，挂在右襟鈕釦上，走來走去，美不啣啣的。除了纏粽子以外，也還把絲絨綫纏在衛生球(樟腦丸)上。總之，都成了藝術品了。

珠子，也是女孩子喜歡玩的自制玩物，它兼有女性學習做裝飾品。我用記憶中的穿珠法，穿了一副指環、耳環、手環，就算是我六歲的作品吧！

擲子兒

北方的天氣，四季分明。孩子們的遊戲，也略有季節的和室內外的分別。當然大部分動態的在室外，靜態的在室內。女孩子以女紅兼遊戲是在室內多，但也有動作的游戏，是在室內舉行的，那就是“擲

子兒”。

擲子兒的用具有多種，白果、核桃、布袋、玻璃球，都可以。但玩起來，他們的感覺不一樣。白果和核桃，其硬度、彈性差不多。布袋裏裝的是綠豆，不是圓形固體，不能滾動，所以玩法也略有不同。玻璃球又硬、又滑，還可以跳起來，所以可以多一種玩法。

單數(五或七粒)的子兒，一把撒在桌上，桌上鋪了一層織得平整的寬圍巾，柔軟適度。然後拿出一粒，扔上空，手隨着就趕快揀上一顆，再扔一次，再揀一顆，把七顆都揀完，再撒一次，這次是同時揀兩顆，再揀三顆的，最後揀全部的。這個全套做完是一個單元，做不完就輸了。

女性的手比較巧于運用，當然是和幼年的遊戲動作很有關係。記得讀外國雜誌說，有的外科醫生學女人用兩根針織毛綫，就是為了練習手指運用的靈巧。

擲子兒，冬日玩得多，因為是在室內桌上。記得冬日在小學讀書時，到了下課十分鐘，男生搶着跑出教室外面野，女生趕快拿出毛綫圍巾鋪在課桌上，擲起子兒來。

為了收集這些玩具給《漢聲》，我買來一些白果，試着玩玩。結果是扔上一顆白果，老花眼和略有顫抖的手，不能很準確的同時去揀桌上的和接住空中落下來的了。很悲哀呢！

除了擲子兒，在桌上玩的，還有“彈鐵蠶豆兒”。顧名思義，蠶豆名鐵，是極幹極硬的一種。沒吃以前，先用它玩一陣吧，一把撒在桌上，在兩粒之中用小指立着劃過去，然後捏住大拇指和食指，大拇指放出，以其中的一粒彈另外一粒，不許碰到別的。彈好，就可以揀起一粒算勝的，再接着做下去，看看能不能把全有的都彈光算贏了。

跳繩和踢毽子

兩項遊戲雖是至今存在，不分

地方和季節的，但是玩具就有不同。跳繩，當然基本是麻繩，後來有童子軍繩和臺灣的橡皮筋。

我最喜歡的，却是小時候用竹筆管穿的跳繩。放了學到琉璃廠西門一家制筆作坊，去買做筆切下約寸長的剩餘竹管，其粗細是我們用寫中楷字的筆。很便宜的買一大包回來，用白綫繩一個個穿成一條丈長的繩。這種繩子，無論打在硬土地上、磚地上，都會發出清脆的竹管聲，在遊戲中也兼聽悅耳的聲音。

跳雙繩頗不易，有韻律，快速。但是在跳繩中揀銅子兒，也不簡單。把一疊銅子兒放在地上(繩子落地碰不到的地方)，每跳一下，低頭彎腰下去揀起一個銅子兒，看你趕不趕得上又要跳第二下？又跳，又彎腰，又伸手搶錢，雖不是激烈運動，却是全身都動的運動呢！

踢毽子是自古以來的中國遊戲，這玩具羽毛是基礎，但是底下的托子却因時代而不同了。在我幼年時，雖然幣制已經用銅板為硬幣，但是遺留下來的制錢，還有很多用處，做毽子的底托，就是最好的。方孔洞，穿過一根皮帶，把羽毛捆起來，就是毽子了。

自己做毽子，也是有趣的事。用色紙剪了當羽毛，秋天的大朵菊花當羽毛，都是毽子。而記憶中有一種為兒童初步學踢毽子的，叫“踢制錢兒”，兩枚制錢用紅頭繩穿起來，剛好是小孩子的手持到腳的長度即可。小孩子提着它，一踢一踢的，制錢打着布鞋幫子，倒也很順利。

踢毽子到學習花樣兒的時候，有一個歌可以念，踢，照歌詞動作：“一個毽兒，踢兩瓣兒。打花鼓，繞花綫兒。裏踢，外拐。八仙，過海。九十九，一百。”

念完，剛好踢十下，但是踢到第五下以後，就都是“特技”了！